

# 人的哲学

—— 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 ——

沙 夫 著

(内部发行)

09

Adam Schaff  
FILOZOFIA CZŁOWIEKA  
Marksizm a egzystencjalizm  
(Wydanie drugie rozszerzone)  
Książka i Wiedza  
Warszawa, 1962  
根据波兰书籍和知識出版社 1962 年版譯出

人 的 哲 学  
—— 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 ——  
〔波〕沙 夫著  
林 波 徐懋庸 譯  
段薇杰 張振輝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 320 号)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1963 年 11 月第 1 版  
196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統一書号 2002·180 定价(七) 0.66 元  
印数 0.001—2.000

## 出版者說明

波兰統一工人党中央委員、波兰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亚当·沙夫的这本著作，由三个部分组成：《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人的哲学》和《人道主义的矛盾》。在第一部分中，作者认为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起源于对个人問題的研究的，后来的馬克思主义者忽視和远离了个人問題，但是，在道德和政治发生“危机”的現时代，这个問題又被提到了首要地位，而在波兰，由于“斯大林主义时期”的錯誤和过失，“危机”显得更加严重，这个問題也就更需要解答。他认为，第二次大战以后，存在主义之所以在波兰成为时髦的东西，原因也在于此。在这个部分中，他以批評存在主义为名，攻击日丹諾夫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是“虛无主义”，攻击了所謂的“鴛鴦政策”和“教条主义”，并竭力对存在主义，特别是薩特尔的存在主义表示好感。

在第二部分中，作者展开了对个人問題的論述，包括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个人能不能創造自己的命运，政治活动的道德責任等。他再次申述了他的关于馬克思主义历史的根本見解：馬克思主义是从个人問題“开始了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并且……是必須指向这个問題的”。他还說，如何解决像生活的意义这样重要的問題，是衡量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重要标准。他的論述归結到他所謂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理想，是人道主义的“彻底表現”，同时也是“人道主义理想的物质化的实现”；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就是謀求在“社会幸福”的方式中实现个人的幸福，就是为了追求“对亲人的爱和普遍的善”而进行斗争。他并且說，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者“提倡爱亲人这个总的口号”，馬克思主义之所以主張階級斗争就是“为了对亲人的爱和普遍的善”。

他宣称，这样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必然产生的，同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成为一种最高形式的人道主义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捍卫者”。

在回答組織紀律如果与良心发生冲突的問題时，他认为“对于这个问题沒有一般的和普遍的解决办法”，这就是說，服从“良心”而拋掉組織紀律也是一种解决办法。他引用布莱希特的剧本《伽利略》，以伽利略自己的良心責备来隱喻某些人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屈从于一种“坏的政策”是如何地不得已。

如同对存在主义一样，他在这一部分中对新实证主义也表示好感。

作者在第三部分中，进一步發揮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追求个人幸福的、“最好的”人道主义这个思想，并且进一步表明了他的政治目的。他說：社会主义的“首要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一般地說，人道主义就是爱亲人，就是关心人；人的問題，个人的充分和无阻碍的发展，是它的最高目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目的就是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广义理解的个人自由”；“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把現代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内容表述为爭取个人幸福的最良好的社会条件的运动，爭取人的个性的最良好发展的条件的运动”。他并且說：“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它的人道主义，而这种人道主义的实质是它的个人幸福观。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它的哲学，它的政治經濟学，它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都正是服从这个问题的。”在末了，作者特別強調說，“在目前，对于为个人幸福而进行斗争的人們說来”，最重要的是和平問題。“普遍裁軍乃是使人类能够摆脱現在陷在里面的那种瘋狂局面的唯一合理的途徑”。他认为：“自从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旁边建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自从人們放棄用战争来解决两个体系之間所发生的冲突和爭端之后，和平共处就变成了事实”。

作者大力宣揚所謂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他对一些

所談論着的“異化”表示沒有興趣，說這個概念的含意很多，並有許多歷史的麻煩，馬克思在后期作品中已拋棄了它。

這本著作最初以論文形式陸續在雜誌上發表時，西方國家和蘇聯的共產黨人哲學家和政治評論家中間就發生了熱烈的反應。如法共哲學家塞伏在《思想》1962年1—2月號上發表的《馬克思主義的責任觀》（譯文見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人道主義、人性論研究資料》第三輯），就是一例。資產階級哲學界對本書的觀點也非常注意。

本書第一部分由林波翻譯。第二部分前五篇由徐懋庸、段薇杰據法譯轉譯，並經林波、張振輝據波蘭文校對；末篇由張振輝翻譯。第三部分前四篇由張振輝翻譯；末篇由徐懋庸據法譯轉譯，並經張振輝據波蘭文校對。兩序都是張振輝翻譯的。

## 目 次

|                        |     |
|------------------------|-----|
| 序言.....                | 1   |
| 第二版序言.....             | 3   |
| 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        | 5   |
| 为什么存在主义在我們这里会成为时髦..... | 6   |
| 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論个人問題.....   | 14  |
| 关于非馬克思主义思想的有效批判.....   | 28  |
| 存在主义化的馬克思主义.....       | 33  |
| 人的哲学.....              | 45  |
| 人的命运是哲学的对象.....        | 46  |
| 生活的意义.....             | 54  |
| 自由和历史必然性.....          | 65  |
| 关于道德責任.....            | 78  |
| 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        | 88  |
| * * * .....            | 97  |
| 人道主义的矛盾.....           | 101 |
| “日常”的社会主义和前途的需要.....   | 102 |
|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吸引力.....     | 111 |
|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它的先驅者.....   | 116 |
| 个人自由.....              | 123 |
| 为幸福而斗争.....            | 139 |

## 序 言

我今天把我的已經发表过的几篇文章以书的形式再和讀者見面，其原因有两个：这些文章，在我写的时候就是把它們看成一个整体的，因此也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去理解它們。在杂志上零零散散的发表，破坏了这个整体，或者总是使讀者难于察觉到这个整体。

以前发表的两个部分已經編成了兩組，这些文章是具有明显的意图和目的的。

第一部分，《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是要指出为什么馬克思主义必須否定存在主义的对于个人問題的解决方法，但并不放棄这个問題本身。恰恰相反，这个問題在实践上同样是有重大意义的，正如近几年来我們自己的經驗所证明的那样。由于种种原因我們必須加以否定的那种哲学，探討了这个問題；但是，这并不能使問題本身就不再被人重視。如果馬克思主义以外的哲学提出了真正的解决办法，那怕只是部分解决的办法，也都不会被忽視的。这里尤其是指存在主义关于道德环境中的矛盾的天才发现而言。这种发现曾給了绝对道德的观念以及和这种观念有联系的简单化的道德命令以致命的打击；在政治和道德关系的領域中，也同样是如此。

第二部分，《人的哲学》，是第一部分中所表現的立場的发展。如果我們否定存在主义哲学的解决办法，而不拋棄这个哲学所探討的問題，或者如果相反，我們认为这問題不屬於馬克思主义的范圍，而只是在馬克思主义的幼年时期曾被提过的話，那么，我們就应当对这問題提出我們的、新的解决方法。由于有些人承认沒有办法解决这个至今被认为有重大意义的問題，《人的哲学》这組文

章冒着名譽受損和失敗的危險而指出了尋求答案的途徑。我們一方面對所提出的種種問題採取了字義分析的办法，這樣至少是使問題明確化，並且把這些由於提法不恰當而無法回答的問題分別處理了；另一方面對某些問題也根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提出了公開的解答。

我存心使得我的解答“不够学术水平”。像我在文章中所說的那樣，在某些情況下，學究派頭只是一種外表的裝璜，不僅不能幫助問題的解決，而且還會起阻礙作用。但可惜的是，我的回答還不够全面，不僅是因為對於類似的問題不可能作全面的解答；而且首先是因為在這方面有兩個大問題今天雖已提出來了、却還沒有得到研究。我在這裡所指的是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問題和關於人性和它的全面發展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我在以後的一系列論文中將要進行研究，這些論文將來也可能收入這本書的再版中。

作 者 1961年6月

## 第二版序言

由于本书初版已經絕版，我决定把它加以扩充而再版。这个版本填补了第一版序言中指出的漏洞之一，研究了作为新的第三部分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問題。

第三部分，《人道主义的矛盾》，是从研究那些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实现有关的现象、研究“日常”的社会主义开始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对于人道主义問題作了一般的考察，对于它当前的各种形式作了具体的研究。通过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特性，我們可以观察到人道主义的现实矛盾。这当然就創造了对于个人自由的某些方面和幸福問題进行研究的机会，最后这一个問題无疑是人道主义的中心問題。

亚·沙夫 1962年2月

## 为什么存在主义在我们这里会成为时髦

最近几年来，在我们的知识界中，存在主义流派的突然“轰动”，无疑是最使人感到兴趣的现象之一。这一现象不仅在哲学上——而且首先是——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上令人感到兴趣。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进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才能解释：为什么一个哲学流派在完全不为人们了解和具有完全异己的传统的环境中能够获得突然的成功和得到蓬勃的发展。1951年，当我们制订向我们哲学中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流派展开攻势的计划的时候，存在主义在这一计划中被完全忽略了，这的确是一件糟糕的事，因为存在主义当时在我们的哲学派别中不仅不具有代表性，甚至连在我们的哲学土壤中生根的希望都不存在，可是在几年之后——在1956—1957年间——存在主义却首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成了一种现实的力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形形色色伪装的独特而又新颖的思想，如果不是存在主义思想的直接抄袭，那么事实上就是存在主义的变种，无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还是实证主义哲学界，对于存在主义的完全无知都使得我们的修正主义或者其他活动在教会中的存在主义各种类型的哲学思想的伪装的独特性和独创性——在特定的情况下——神秘化了。这种“独创性”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存在主义的一些思想流派能在对其不利的环境中被人们所接受，为什么这些思想能够突然和迅速地“得势”，这是一个需要考虑和进行社会分析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进行考虑和社会分析是一个首要的工作，但不是唯一的工作，因为这个问题还具有哲学的真正的意义，对这方面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整个问题的理解。

最近在我们这里开展的哲学争论中（不仅是在近年来围绕

着哲学研究对象所进行的爭論中，虽然这些爭論也是特別尖銳），出現了两種不同的哲學觀。这些爭論有时显得毫无成效，那是不足为奇的，因为爭論者們力图拔劍相斗，可是又不可能直接交鋒。事情正是这样，一部分人认为，哲学是关于支配整个现实的最一般規律的科学，另一部分人认为哲学是个研究人生問題的独特的部門，这些人生問題是就个人对自己与別人的正当行为的意义來說的，在研究它們的时候，这部分人甚至不要求給这种研究以科学的名称。观点的分歧并不一定是单单和直接表现在什么是哲学和哲学的任务是什么这一論題上，它可以——經常是这样——間接地表現出来，可以作为由不同的哲学觀所提出的枝节的和具体的問題的总和表現出来。

在指出这两个重要派別的爭論者时，我們考虑到，对于他們观点的这种分类，不仅在当前具有很重大的意义，而且在久远的过去也是受到推崇的。我們也并不认为这种分类法已經是完美无缺。我們拋棄了那种认为哲学就是科学字句的邏輯分析的稀奇古怪的观点，虽然这种观点曾經有过影响（今天甚至已被它的創造者們所拋棄）。在哲学史上，这种稀奇古怪的观点只不过是曇花一現。可是我們所感兴趣的，上面曾被提到的两种观点則具有深远的历史背景，这正好证明了它們的生命力是旺盛的。第一种观点的历史可以远溯到伊奧尼亚派，第二种观点的历史則可以远溯到苏格拉底派，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們才談到哲学史的伊奧尼亚派和苏格拉底派。

今天的爭論者們会追溯这样深远而又被人們所尊崇的历史傳統，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伊奧尼亚哲学的历史傳統中，虽然哲学家們的哲学思辨把现实的自发的反映与宗教迷信联系起来，但是它却成了当代的一切哲学傾向的发源地。这些哲学傾向把哲学的任务和專門科学的研究結合起来，而且在支配世界的最一般規律的研究中指出了哲学研究的特殊領域（在这里如何来理解“世界”以及如何来看待哲学和專門科学的关系，那已是深入一步的問

題了，不過這個問題在這一大的哲學概念中會引起觀點的分歧)。蘇格拉底則是這樣一位哲學家，用西塞羅的話來說，他把哲學從天上帶下地來並把它引入了人間的庭院。

除了把哲學體系主要劃分為唯物主義派和唯心主義派外，還可以有許多其他的兩極分化，例如，可分為經驗主義派和唯理主義派，理性派和非理性派，世界靜力說派和世界動力說派等等。所有這一切區分相互之間都有一定的聯繫，然而這不是說，要使得所有的區分都從屬於一個所謂主要哲學問題的區分上，而是說不同的區分應當相互交錯。因此，哲學史所提出的一切都与學究式的公式“黑或白”不同。從歷史來看，並不是唯物主義就永遠而且在一切方面都有道理，而唯心主義永遠而且在一切方面都毫無道理。這特別牽涉到伊奧尼亞派與蘇格拉底派鬥爭的問題。毫無疑問，這個問題與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這一主要區分是有聯繫的，它並不和這種主要區別相等同，也不能通過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爭論的解決就能簡單一致地得到闡明。無論是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都允許對哲學對象做不同的研究，特別是允許對伊奧尼亞派和蘇格拉底派之間的爭論作各種各樣的研究。就像其他一樣，這種區分在歷史上並不是“純粹的”。唯有在異常極端的情況下，對哲學任務作廣泛解釋的伊奧尼亞派的信徒們才拋棄研究道德問題的兴趣；與此相似，也只有在其例外的情況下，蘇格拉底派的信徒們才真正把哲學與實體論的和認識論的問題割裂開來。這一點，甚至通過像我們當代世界中的新實證主義和存在主義這樣極端對立的流派的例子，也可以看到。

要解釋這種現象是很簡單的，並且再一次證明了處處為人知道的論點，即現實的理論問題是不可以用教訓式的否定來取消的。否則這種情況下的後果只有一種：別人會去研究這個問題並會因此而“得勢”。“把美國封閉起來”——這是謝德林<sup>①</sup>的主人公的工

---

① 原文是果戈理，這顯然是作者搞錯了。——譯者

作，在生活中和理論中被發現的美洲——如果真是發現了什么——本身是會被“封閉”的，這並不取決於發現者是真的還是假的相信自己的發現物。因此同樣不取決於我們研究哲學對象的觀點、特別是對它所包括的問題的看法，也不取決於這些由蘇格拉底派所提出的問題是能夠成立還是不能成立——可是誰也不能“封閉”這些問題。因為它們是活的，每個人或此或彼或遲或早都要接觸到其中的問題，都要回答這些問題。當然也可以否認這些問題，這樣回答這些問題的必要就不復存在了，但是這是典型的“封閉美洲”的企圖，新實證主義關於所謂莫須有問題的學說就可以作為標準的例子來看待。這一學說證明從廣義理解的道德科學中所得出的意見，只具有字句的文法形式，然而卻喪失了這些字句的特定意義上的思想含義，因而是荒謬的東西。新實證主義者——在許多問題之中——把存在主義的特殊問題歸入到情感的詩歌中而剝奪了它的科學性，其目的在於說明什麼呢？要說明的問題也許只是：對於有關生活意義和死亡的問題的答復，是不能像回答關於液體溫度的問題一樣。的確是不能這樣來回答的。但是不是就能認為問題已經不存在了，已經不成其為哲學的問題呢？只有在“哲學問題”這個措詞的含義相應產生的情況下才有可能。這點除了那些玩弄詞句的人之外又有誰會去注意呢？事實上新實證主義者們所留下來的是莫須有問題的笑話（這使得他們的邏輯分析觀點的真理內核沉入到它那荒謬絕倫的絕對化的海洋中去了），而莫須有問題却在哲學上“得勢”起來。這完全不是因為它們是玄妙的東西（雖然存在主義者在提出這些問題的時候，它們的玄妙之處在他們對群眾進行宣傳時起了巨大的作用），而首先是因為它們本身包含着——和新實證主義者的種種保證相反——現實的問題。這些現實問題是從人們的現實生活及其实际需要之中產生出來的。

遺憾的是：不僅新實證主義者對此問題有着內心的負疚，就是在思想鬥爭的發展中起着重大作用的馬克思主義也犯了同樣的罪過（雖然問題有所不同，而且是从完全不同的原因和從不同的前提

中产生出来的)。

在馬克思主义中沒有像新实证主义反对被存在主义所壟断的有关个人地位和作用的問題那样的一切武断性质的阻碍，恰恰相反，馬克思主义的生长，在很大程度上是起源于对这方面的研究，虽然一开始就是以完全与存在主义相对立的方式来提出自己的問題的。例如青年馬克思的全部異化問題便是屬於这类問題的，虽然馬克思提出這個問題的时候是采取完全与存在主义相对立的方法。因此馬克思主义完全能“全副武装地”来研究这些有关个人以及类似的問題，既不需要扩大自己的“字典”，也更不需要用存在主义来“补充”。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这一事实：這個問題不仅在馬克思主义的繼續发展中受到了忽視，而且也正是別人对它进行了研究（常常是出自完全錯誤的、唯心主义的立場）就被认为是与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和敌对的。而且也由于这同一原因，便使這個問題落到了別人、首先是存在主义流派的手中，帮助了它們对这一具有一定意义的、从社会观点来說是重要的問題所进行的壟断，同时也帮助了它們引起一种錯誤的印象，即这样的問題唯有通过唯心主义——更确切地說——主观主义的流派才有可能得到发展。

为什么事情会这样，为什么馬克思主义会忽視，后来又远离這個問題呢？首先是由于馬克思主义与革命的工人运动的联系，使得自己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社会发展規律的問題上，集中在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建設的規律上，集中在与运动和人民群众斗争有关的問題上。馬克思主义对于这些实际的政治問題的注意，把个人和他的特殊問題挤到了次要地位。后来，当无产阶级胜利之后，这种情况在客观上是更多了，其他的障碍物也越来越起作用，這個問題被其他与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甚至是敌对的派別所掌握和占有了。这些派別把它变成了反对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思想斗争武器。这一斗争給敌对派別所渲染的这个問題带来了危害，使它成了一种異己的和敌对的东西。这的确是不正确的、錯誤的，然而从心理学來說这一整个过程是能令人理解的。尤其是馬克思

主义不仅沒有研究这个問題、发展这个問題，而且这个問題的許多方面都被看成是敌对的領域。这样一来，在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問題中便历史地产生了空白点。关于这点，薩特爾在《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見波兰《創作》杂志 1957 年第 4 期）一文中正确地提出了。这是我們时代的具体环境所不應該存在的空白点，它使得我們国内的修正主义傾向正好是借助于存在主义，而且事实上也是在打着它的大旗招搖撞騙。

不要害怕犯庸俗社会学，我們可以用社会因素的活动来解釋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存在主义潮流影响的起源和发展。这种潮流显然和道德政治的危机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危机正是两个社会制度交替的大变动时期所特有的。这样的时期，正好是一方面使得人們对于社会发展的規律产生兴趣，引起他們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也促使他們对个人及其体驗进行考察，这种考察是在时代的动荡和由此而引起的危机中产生的。有一些个人的感受和問題在一切时代都会重复出現（例如生活的意义与死亡的問題），可是在某些时期，由于对社会机构的持久性和坚定性的信心动摇，由于斗争的进行及随之而产生的道德和政治的危机，由于傳統的选择标准被破坏了，而必須重新进行选择，因此，这方面的問題便由生活本身提到了首要地位。这一点也解釋了存在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广大群众中所取得的突出的成就。不仅是存在主义的問題，而且（也許首先是）与它相联的，在和强大的超理性力量作斗争的个人生活中所产生的彷徨、自暴自棄和絕望的心情，都是为人们所感到和易于接受的心情的反映，因为这是他們自己的思想，他們本身的感觉。

如果在广大社会中問題都是如此，那么在我們特殊的条件下，这些因素就更起着强有力的作用。这已經不是准則的全部被推翻、价值的总危机、怀疑命运和意識活动无意义的总感觉了，这些情况常常是随着战争和革命的大动荡时期而产生的，它們引起了道德方面的深刻危机。在我們这里，至少在我們的某些阶层中还

發生了另外的，也許還要更加猛烈的風暴。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揭露的、在我們的口語中稱之為“前一時期的錯誤和過失”，對許多人說來是一場道德和政治的地震，引起了形式上和程度上都很不相同的道德危機。經受這次危機的人的眼光越是狹窄，他們過去的態度越是盲目相信，實用的知識和真正令人信服的观点越是缺乏，這種危機就顯得更加嚴重。應該看到和理解到這是一個現實的深刻的過程，應該把這種過程與其中出現的敵對性、假紳士派頭及低劣的追求名位的人區別開來，這些人在所謂 1956—1957 年的“革命”集團中為數不少，這是任何偉大變革時期都不缺乏的渣滓。然而決不能讓浮沫掩蓋住我們深深的流水，不研究和不理解這點，就無法採取健全的措施，特別是在思想方面。

那些以前相信一切措施的正确性，因而盲目服從一切措施的人，面對着被揭露的濫用權力和犯錯誤的事實，現在提出了個人對其行動負責的問題，良心和紀律之間的衝突問題，個人在群眾運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問題，在不同行動準則產生矛盾及與此相聯的道德衝突的情況下需要個人作出決定的問題等等，這樣做是否會令人感到驚訝呢？不，這樣做是毫不奇怪的，相反地，這是完全正常和可以理解的現象。我還要再說一句：如果誰還沒有體驗過這種情況，誰沒有重新考慮過這些問題（如果以前只是大致地想過這些問題），那他要不是十分的幼稚粗野，就是吃了最劣等的道德麻醉劑。這些問題不僅可以提出，而且應該提出。

這些人在自己的探求中把注意力轉到了那個能夠找到對他們所想的問題有一定分析、能夠得到使他們焦慮不安的回答的地方，這是否也令人感到奇怪的呢？回答應該又是否定的。他們注意的恰好是存在主義，這的確是一件不愉快的、其後果是否定的事，然而又是一件完全為人所理解的事，如果我們考慮到了這種探求是政治上迷失方向和道德巨大改變的時候進行的話。正如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在馬克思主義發展中的這一空白點——關於這點薩特爾是指出過的，而且也不能否認——是很重要的，其後果也是很沉

痛的。虽然因为不关心永远注定要失败，可是我們在思想斗争的重要方面不关心，而且仍然处在非常危急的时刻。这比我們常常所重复的关于馬克思主义倫理学发展不完善的空談要显得无比的严肃和重要。

上面所說的一席話，并不是要替剽窃存在主义流派的修正主义傾向辯护。对某一过程、它的前因和后果的了解，并不意味着是替其中出現的演員辯护，而且也与“了解便意味着諒解”这一理論完全相反，我們所注意的首先不是那些已經犯了过錯的人，而是那些还可能再犯錯誤的人。我們所注意的是不应该因为对某一問題的忽略便促使探求者轉到異己的思想派別中。对存在主义在我們自己队伍中的成就的分析，首先是对使这种成就成为可能的我們的錯誤和缺陷的分析。因此从最終的結果來說，这是为了克服这种状况而作的道路的探索，是斗争的正确形式的寻求。尤其是第二次大战后出現在薩特爾作品中、成为哲学时髦的这种形式的存在主义，不仅在形式方面吸引人，而且在內容方面也是最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这种无神論的存在主义，再加上它的宣揚者的进步社会傾向，便成了多流派的存在主义史上的新奇东西，它对于那些左派的人說来，是要比其他具有明显的資產階級特征的流派好得多了。这一切都回答了这个問題，为什么波兰修正主义的时髦哲学是存在主义，也解釋了存在主义的突然“轰动”及其閃电式的“得势”。存在主义的“得势”，在我們这里，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亲手制造的成果，說得确切些是我們思想曠工的后果。

从这里所得出的結論只有一个：我們應該最快地出現在舞台上，也就是最快地提出被忽視的問題，并对其中所提出的問題作出自己的答复，填滿現有的空白点。

所有前面說过的理由都在命令我們去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存在主义問題的吸引力到底在什么地方，其中所包含的哪些問題應該认为是现实的，哪些是值得从馬克思主义的立場去进行研究的。因此，这不能认为是把存在主义作为学說来評價，也不是对它的一